

沈士遠的風範

●吳鼎（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是高足亦頂頭上司

民國初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蔡氏學問淵博，胸襟開朗，睿智遠見，認為大學教育，應該廣攬優良師資，俾青年學子，多方取法，以宏造就。因此當時北大教授，人才濟濟，共產黨銅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擁清派如林琴南、辜鴻銘；革新派如胡適、周作人，守舊派如嚴復等輩，各自旗幟鮮明，互不相犯，各自宣揚，誠不愧為學海揚波，做到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

當時浙江沈氏三傑，均為當時學術界亮鋒鋩人

尹默，號稱沈氏三傑，均被蔡元培羅致為北大教授。沈士遠長於中國文學，在北大文學院講授國學；沈兼士以文字學馳名社會，亦任文學院教授；沈尹默亦以文學書法擅長，與胡適提倡文學革命，宣傳白話文運動，斐聲國內外。三兄弟並皆以書法揚名於世。沈士遠的楷書、行書；沈兼士的鐘鼎文；沈尹默的王羲之書法，更是世人難求的瓊寶，總之，三兄弟光耀教壇，為人稱頌，所謂「沈氏三傑」，就是這樣傳揚於世的。

筆者現在專談沈家長兄沈士遠。

沈士遠，在北大文學院開了一門課「莊子」。他選了莊子書中的「天下篇」三個字，他接連講授一個學期，還未講完。因而引起聽講學生送他一個雅號，叫做「沈天下」；起初這個名稱並不是「輕薄」之意，實在含有相當敬意，不過日子久了，大家連「沈老師」「沈教授」都不稱呼，竟呼之為「沈天下」了。從此「沈天下」之名，竟不脛而走，全校學生以及一部分同事，亦皆呼之為「沈天下」。沈士遠亦不以為忤，有呼必應了。

沈士遠的學問，是自修而來的。他在清末時

期，曾在吳興家鄉設塾授徒。他的私塾，當然不是「啟蒙」兒童的私塾；而是青年們的「經館」，他的二弟沈兼士、三弟沈尹默，都是他的學生。他的弟子中尚有朱家驛、陳布雷等都是國民黨的要人。這些學生對沈士遠十分尊敬。

朱家驛歷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教育部長，翱翔政教兩界，一度任考試院副院長；當時沈士遠任考選委員會副委員長；朱家驛當上沈士遠的頂頭上司，他們多年相處，情感甚篤，各守本分，各盡職責；他們往返信札，朱家驛雖為副院長，但對沈士遠，仍然尊稱：「夫子大人尊鑒，敬肅者，……」信末規規矩矩的自稱「受業朱家驛敬上」等字句，守其弟子職份。沈士遠致朱家驛信中，則稱「駱公副院長鉤鑒」（朱家驛、字駱先）信末則稱「友生沈士遠敬上」。沈士遠對朱家驛所寫簽呈，末段必稱「謹呈副院長朱」最後自稱「職沈士遠敬呈」字樣，所以他們以師生而為直接上下部屬關係，因各自守分，師生感情，猶如乳水交融，令人敬佩。

純情至愛杏壇佳話

陳布雷對青年時代的塾師沈士遠，亦謹守師

雷注意身體保健，為國善自珍重，情詞殷切，感
人至深。布雷復函，以：「恩師垂念，銘感無既
；生自當謹慎起居，注意飲食，以期保養，以慰
厚望。每當公餘，念及昔年恩師耳提面命，循循
善誨之苦心，一息尚存，不敢疏忽，常以盡忠報
國，毋負當年諄諄教誨之深恩」。情詞真摯，師
恩弟誼，各抒所懷。是純情，是至愛，一時傳爲
杏壇佳話。

沈士遠，生平熱情豪放，年屆古稀，仍保留
青春心態，出任考選委員會副委員長，每日按時
上班，親自審閱公文親自批示，書法端正，一筆
不苟，一字不含糊，某日祕書趙某上一簽呈，建
議某項公務，尚有見地。沈士遠閱後，大加讚賞
；批示：「美才也，吾敬之，吾愛之。」他對部
下愛護之情，流露字裏行間，令人感念。

朗誦杜詩慶祝勝利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
艱苦抗戰八年，終獲勝利。舉國若狂，騰歡達旦
，鞭炮聲，不絕於耳。考選委員會全體員工，聯合
設宴慶祝。席間觥籌交錯，興趣正濃；沈士遠
起立，朗誦杜甫「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七律一
詩，詩云：「劍外忽傳收蓟北，初聞涕淚滿
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
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吟罷
全場數百人起立，高呼「中華民國勝利萬歲！」
連呼三聲而罷，沈士遠早已熱淚盈眶矣！

作者：吳鼎，國立政大教授（已退休）。

中外文庫 文史論叢 全二冊

謝康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儻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談「英、法、德三國比較略徵略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

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台幣壹佰捌拾元，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一一號聖文書局帳戶